

本报记者 王春元

在一间藏于烟火深处的工作室里，笔墨纸砚错落有致，案头的书法作品叠放成趣，墙上的卷轴舒展着灵动线条。一只猫咪趴在宣纸上，用尾巴轻轻扫过纸面，惬意而慵懒地卧着。这里的主人，是一级美术师、知名书法家——“有鱼居士”张东明。

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书法从坐姿握笔到间架结构，从临摹碑帖到力求形似，每一步都有严苛标准。可在张东明这里，书法却呈现出另一种模样：不拘泥、不刻板、不重复，时而雄强朴厚，时而灵动飘逸，时而率性天真，乍看不够“板正”，细品却韵味悠长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将平日随手书写、散落各处的纸片集锦成册，取名“碎纸片”，成为书坛一道别致风景，也藏着一位当代书法家对艺术、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。

■个人简介

张东明，又号“有鱼居士”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、江苏省委宣传部“紫金文化英才”、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顾问、徐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、徐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，国家级重大书法展览多次获奖书法家。



张东明在放鹤亭前挥毫。

纸片藏心 随手一笔，皆是不可复刻的时光

1970年出生的张东明，一头灰白短发，休闲工装搭配运动鞋，利落中带着几分随性酷感。早年的军旅生涯，赋予他骨子里的干练爽朗；数十年笔墨浸润，又让他自带沉静儒雅的艺术气质。

很多人第一次看张东明的字，会觉得“不规矩”“不板正”。但偏偏，他拿了很多大奖，得到很多赞誉。

这其中的张力，恰恰是理解张东明书法的钥匙。

和许多书法家相比，张东明真正进入书坛已经是“大龄青年”了，那年他24岁。张东明年轻时当过兵，从“枪杆子”到“笔杆子”，这条路他走得不急不躁。

他最早师从徐州书法界的领军人王冰石先生，后来又在北京期间被著名国画大家吴悦石先生列入门墙。两位恩师，名字里都有一个“石”字，他笑称自己是以“石”为师，所以书法里有刚强的魂魄。

半路出家，让他对“规矩”的理解反而更深——因为他是一笔一画，从最基础的临帖爬上来的。

在外人看来，闭门临帖、不事娱乐，是枯燥的。但张东明觉得，越钻研越有趣。攻克难点、研究技法、深耕笔墨，这些事对他来说，不是苦役，而是探索，是幸福所在。

正如他在《白话临摹》中所言，严格的经典训练历程，甘坐冷板凳的沉静心态，将“运用尽于精熟，规矩暗于胸襟”，是书法创作“容与徘徊”的根基。

但他也清楚，光有技法还不够。

早年创作，他侧重笔法、章法、结构、空间布白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。如今，他更看重形式与内容的融合。张东明说：“仅有形式而无内涵，总会让人觉得有所缺憾。”

所以，他既研读专业典籍、古典文学与传统理论，也兼顾古今，从当代火热的生活、百态的社会、壮阔的山河中汲取养分，开阔心胸、锤炼思

辨。“要做艺术上的杂家。”他说。

在张东明看来，书法从实用书写升华为艺术创作，早已超越了“像不像”“规不规整”的浅层评判。守得住传统，又跳得出桎梏，能在规矩中自由挥洒，才是书法的高阶境界。

他从不把自己困在“一种风格”里。他笑言：“如果30岁学会炒土豆丝，余生顿顿都吃这一个味道，真不如没有学会这个。人生需要多样滋味，艺术创作更要求新求变，生活才有意思。”这份“不喜单调”的性格，让他的作品呈现出“百变”特质。凭借“快乐”钻研与过人悟性，张东明在多种书体间自由切换，每一幅作品都有不同味道，每一次落笔都有新的惊喜。

张东明认为：“在思维不僵化、有实现能力的前提下，不断突破自我，才是创作的意义。若王羲之、颜真卿身处如今信息发达的时代，定然也会成为风格百变、引领风尚的艺术大师。”

“碎纸片”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朴素随意，却是张东明最独特的创作系列。这些纸片，不是精心准备的宣纸，不是郑重其事的创作，而是他读书有感、友人相聚、心绪起伏时，随手写下的小品、题跋、草稿。有废作品中裁下的精彩片段，有信笺上的即兴挥毫，有触动内心的诗词摘抄，甚至还有调墨余水在废纸上的偶然成趣。

它们不按时间排序，不按风格归类，以前散落在书房各处，夹在各种书页中，大不过尺半，小则约半掌，书写材料也是五花八门，然后被顺着发现的顺序归集，旧作与新篇交织，规整与随性碰撞，反倒成就了最丰富、最鲜活的艺术记录。

每一张碎纸片，都有一段故事，都藏着一段时光。张东明曾从中选出三张最有意义的纸片，每一张都打动人心。

第一张是其子张磊然大学时

的小楷习作。当时，张磊然书写古文时不慎写错，便随手弃置，张东明却看出字法、章法的可取之处，特意裁下纸片，在空白处题跋留念。一张小小的纸片，记录了儿子求学习书的青葱时光，也藏着父子传承的笔墨情缘。

第二张是张东明与上海艺术家交流时的随手书写。当时他自觉作品不佳，未盖印便丢弃，但行云流水的书写、挥洒自如的风度却打动了一位旁观的收藏家，细心拾起珍藏。两年后，收藏家带着装裱好的作品重返徐州，张东明感动不已，当即便为之题跋，皆大欢喜。题跋的尺牍草稿留了下来，涂涂改改、字势错落，没有刻意雕琢，却自然天成，如同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王铎诗稿般随性真挚，满是书画相交的赤诚温度。

第三张是一幅菖蒲小画。徐州气候干燥，难养喜湿的菖蒲，张东明曾经悉心照料却最终枯萎，只余下空盆。昔日菖蒲繁茂时，张东明随手在碎纸上作画，题写古人咏菖蒲的诗句。如今再看这张小画，昔日侍弄草木的闲情逸趣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这三张小小的作品，记录了张东明在不同时光的印记，它们随手而成，却不可复刻。

不同于参展作品的反复推敲、精心布局，碎纸片上的创作，轻松快意，无拘无束，笔墨随心境而动，形式与内容自然相融。时过境迁，心境变迁，即便临摹自己的随性之作，也难再重现当初神韵，这正是碎纸片最珍贵的价值。

张东明的碎纸片，素材来源格外丰富。早年收藏的精美信笺、特种纸张是首选；后来，废弃作品的留白处以及笔法精妙的单字词句，都被他截取成小纸片，进行二次创作，变“废”为宝。在他眼中，没有真正的废纸，只有未被发现的笔墨精彩。

本报记者 厉洪亮 摄

